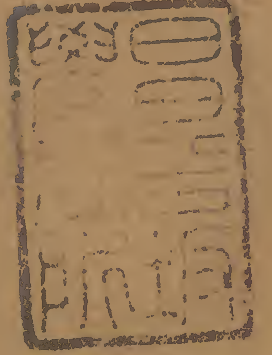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九百九十五之七

二百九十九



漢書門			
五	三	四	五
三	〇	〇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	三	四	五
三	〇	〇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299)	
函號	365	6



冊府元龜

卷之六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交侵

昔鼂錯有言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蓋言其同類自相攻擊不煩華夏之兵亦禦戎之良策而雜霸之善利也蓋夫喬夷殊俗天性忿鷙氣類不一嗜欲靡同故先王不以臣畜之而置於度外然其種族

冊府元龜

外臣部

卷之六

斯眾區落寔繁恃氣力以相高專戰鬪而為務以至
強陵弱大侵小稱兵構亂迭為寇掠侮亡攻昧更相
吞噬雖復保塞內附參於屬國守約求援聞于有司
然亦荒忽之無嘗但可羈縻而不絕又豈足煩王師
之赴救

漢高祖初匈奴冒頓單于立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
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
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柰何與人鄰
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使使
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

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

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

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

為甌脫

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舍也

東胡使使謂冒

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

欲有之冒頓問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

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予人諾言與者斬之於是

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

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大兵破滅東胡王又攻破

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

帝昭曰飲器榘榘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

器也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飲血盟然則飲酒之
器是也韋云押榼晉云獸子皆非也押榼卽今福榼
所以盛酒爾非用飲者也
獸子藥器所以洩便者也
月支乃遠去過大宛西擊

大夏而臣之

武帝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於
時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
其嘗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
屬言不臣屬於是嚴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
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
舉總也言總天下
乃至京師皆棄也
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
尚安所愬振舉也起又何以子萬國乎
子謂畜爲帝

曰太尉不足與計遂令嚴助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

閩越罷去閩越王郢與兵擊南粵邊邑粵使人上書

曰兩粵俱爲蕃臣母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

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

與多猶守職約守蕃臣之職爲興師遣兩將軍討閩粵

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

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先單于冢墓以報冒頓

之怨於是壺衍胸鞮單于大怒發二萬騎東擊破烏

桓至宣帝時西域城郭共擊匈奴車師國城郭謂諸

者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



為車師王牧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時匈奴虛間
 權渠單于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將軍各萬餘騎
 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後丁令比三歲入盜
 匈奴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
 無所得平帝時漢旣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
 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
 桓稅故時嘗稅是以求之匈奴人民婦女欲買販者皆隨往焉
 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收
 烏桓酋豪縛倒懸之酋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其
 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

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
 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毆與置
 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見略者親
 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
 宣帝時烏孫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
 半精兵人馬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垂哀本始二
 年漢發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及較尉嘗惠使護
 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翁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
 方入五將軍皆無功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
 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



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騾索駝七十餘萬於是何奴
遂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餘騎擊烏孫頗
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戶畜產凍
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
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
甚衆

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王禹漏臥侯俞漏臥夷邑

名後更舉兵相攻更迭牂牁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

者以為道遠不可擊乃遣大中大夫蜀郡張正持節
和解興等不從命

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薨翁侯人等入匈奴
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
夷冷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毆牛畜
去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一年車師鄯善焉耆等十八國
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漢還其侍子是時莎車王賢
欲併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
還大憂恐乃與燉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
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太守裴遵以狀聞
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遺鄯善王安

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者諸國侍子久留燉煌愁思皆亡歸賢見漢不出都護益橫焉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爲媯塞王賢又自立其太子則羅爲龜茲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茲爲烏壘國徙駟鞬爲烏壘王又更以貴人爲媯塞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駟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爲龜茲王龜茲繇是屬匈奴賢以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

兵數萬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爲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亡歸賢復以爲拘彌王而遣延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嘗賢又徙于闐王俞林爲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爲于闐王歲餘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王但遣將軍鎮守其國明帝永平中于闐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爲于闐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兵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

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

數千里漠南地空

二十三年哀牢夷王賢栗遣兵乘箠舩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葶鹿葶人弱爲所擒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爲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箠舩沉沒哀牢之衆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葶鹿葶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衆驚怖引去

二十四年遣其左賢王擊破北匈奴却地千餘里二十六年南匈奴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

拒之逆戰不利

燒當王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卑湍並皆強富數侵犯之滇良父子積見陵易憤怒而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會附落及諸雜種乃從大榆入掩擊先零卑湍大破之殺三千人掠取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繇是始強

明帝永平十六年北匈奴聞漢通西域車師始復內屬乃遣兵擊之

順帝陽嘉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以車師六國接近北虜爲西域蔽扞乃令燉煌太守發諸

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動山漢軍不利秋呼衍王復將三千人攻後部破之

章帝元和元年北匈奴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乃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

二年南匈奴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

匈奴温犢王遇戰獲其首級而還

又云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

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

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靺鞨

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

和帝永元八年戊巳較尉索願欲廢車師後部王涿鞬而立破虜侯細致涿鞬忿前部王尉卑大賣巳因反擊尉卑大獲其妻子

安帝元初四年遼西鮮卑休連等燒塞門寇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與休連有宿怨共郡兵奔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

延光二年鮮卑王其至鞬自將萬餘騎入東嶺候分為數道攻南匈奴於蔓柏

縣名屬五原

殺左與鞬日逐王

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寇高柝擊破南匈奴殺漸

將王

靈帝熹平四年于闐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巳較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爲王

魏文帝黃初中鮮卑軻比能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鬪更相攻擊烏丸較尉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犄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繇是懷貳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較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爲讐往年攻擊之

而田較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卽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羨水草况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聞帝帝復使豫招納安慰

南齊扶南國自晉宋世通職貢宋末扶南王姓僑陳如名闍邪跋摩遣商貨至廣州天竺道人那伽仙附載欲歸國遭風至林邑掠其財物皆盡那伽仙間道得達

梁天監中芮芮國破丁零復其舊土先是齊永明中

芮芮爲丁零所破更爲小國而南移其居至是復焉
滑國車師之別種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爲小國屬
芮芮後稍強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蜀賓焉耆龜茲
疎勒姑墨于闐旬般等國開地千餘里

後魏車伊維焉耆胡也世爲東境部落帥嘗修職貢
伊維又率部衆二千餘人伐高昌討破焉耆東關七
城虜獲男女二百人駝千頭馬千匹以金一百斤奉
獻

北齊文宣天保三年二月突厥破茹王阿那瓌瓌自
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侯利登注子庫提

竝擁衆奔茹茹餘衆立注次子鐵伐爲主四年二月
送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爲契丹所殺國人復
立登注爲主仍爲其大人阿當提等所殺國人復立
庫提爲主十二月突厥復攻茹茹茹舉國南奔帝
自晉陽北討突厥納茹茹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
子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親追突
厥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貢獻相繼

隋高祖時突厥沙鉢略與阿波相攻先是後魏末突
厥伊利可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
婚於茹茹茹王阿那瓌大怒遣使罵之伊利斬其

使率衆襲茹茹破之弟乙息記可汗立又擊破茹茹弟木杆可汗立又擊滅茹茹沙鉢可汗忌弟二阿波可汗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擊其部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突厥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爲西南可汗旣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至是連兵不已開皇六年契丹與突厥相侵先是丹契當後魏時爲

高麗所侵部落萬餘口求內附止于白貌河其後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至是與諸部相攻擊久不止
仁壽元年西突厥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內徙步迦奔吐谷渾煬帝大業元年西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爲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繇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爲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字也啞爲小可汗處羅侯每從巡幸江都

之亂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爲北藩突厥所害
十三年真獵國遣使貢獻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

唐高祖武德末突厥阿史那社爾入侵中國歸而遇延陀廻紇等部皆叛攻破欲谷設社爾擊之復爲延陀所敗遂率其餘衆保于西偏依可汗浮圖後遇頡利滅而西蕃葉護又死奚利邲吐陸可汗兄弟爭國社爾陽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襲破西蕃半有其國得

衆十餘萬自稱都富可汗謂其諸部曰首爲背叛破我國者延陀之罪也今我據有西方大得兵馬不平延陀而自取安樂是忘先可汗爲不孝也何以爲突厥之主乎必先平延陀然後安居爾若天命不捷死亦無恨其酋長咸諫曰今新得西方須畱鎮壓若卽棄去遠擊延陀祇恐葉護子孫必來復國社爾不從親率五萬餘騎討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日遇我行人劉善因立同娥設爲啞利始可汗社爾部又苦兵役多委之逃去延陀因縱擊敗之復保高昌國其舊兵在者纔萬餘家又與西蕃結隙不能復振繇是率

衆入貢處其部落于靈州之北
西突厥賀魯者成曳步利設射匱特勒越之子也初
阿使那步真旣來歸國咄陸可汗乃立賀魯爲葉護
以繼步真居於多邏斯水南去西州十五日行統處
因處密始蘇歌羅祿甲失五姓之衆咄陸西走乃呼
賀魯欲立之以爲可汗遣兵追逐賀魯二三年間遂
相侵掠不嘗厥居執舍地處木昆婆鼻二姓以賀魯
無罪往請射匱射匱怒欲討執舍地繇是三姓率部
落隨賀魯有數千人

太宗貞觀十五年十一月癸酉薛延陀盡其甲騎奔

發同羅僕骨回紇鞞鞞奚霫等衆各二十萬率一人
馬四匹度漢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思摩之部思
摩引其種落走朔州畱精騎以戰延陀乘之及塞詔
營州都督張儉統所部騎兵及奚霫契丹等壓其東
境

是年突厥咄陸可汗與沙鉢羅葉護可汗頻相攻擊
咄陸于時兵衆漸強西域諸國復來歸附未幾咄陸
遣石國吐屯攻葉護擒之送於咄陸尋爲所殺咄陸
可汗旣弁其國弩矢畢諸姓心不服咄陸皆叛之咄
陸復率兵擊吐火羅破之初咄陸以泥孰曷自擅取

部物斬之以徇尋為泥孰斲部將胡祿屋所襲衆多
亡逸其國大亂

十七年新羅王遣使上言高麗百濟累相攻襲亡失
數十城乞偏師救助詔遣司農丞相里玄獎齎璽書
往諭賜高麗曰新羅委命國家不闕朝獻爾與百濟
宜卽戢兵新羅蓋蘇文謂玄獎曰高麗新羅怨隙已
久往者隋室相侵新羅乘釁奪高麗五百里之地城
邑新羅皆據有之自非反地還城此兵恐未能已玄
獎曰旣往之事焉可追論蘇文竟不從

二十年六月乙亥鐵勒僕骨同羅共擊薛延陀多彌

可汗大敗之

二十一年五月西蕃咄陸可汗為郭葛吐鴨俟利發
所破奔于波斯

二十二年六月乙卯吐蕃來獻天竺之捷

九月己丑新羅為百濟所攻破其一十三城

高宗永徽元年六月新羅王金真德大破百濟之衆

遣使以聞

五年五月大食引兵擊波斯及米國皆破之波斯五
伊嗣侯為大食兵所殺伊嗣侯之子卑路期走投吐
火羅遣使來告難上以路遠不能救之尋而大食兵

退吐火羅遣兵援立之而還

十月高麗遣其將安固率高麗靺鞨兵侵契丹松漠都督李窟哥發騎禦之戰于新城適會大風高麗放箭風吹竝迴因而陳亂契丹乘之斬首五百級獲馬七百餘疋高麗敗走草乾風勁契丹又縱火迫之颶焰飛起燒殺人馬甚衆契丹聚其屍築爲京觀遣使來告捷帝使宣其露布於朝以示百僚

六年二月乙丑遣營州都督程元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等發兵以討高麗以侵掠新羅故也時新羅王金春秋表言高麗與百濟靺鞨相連侵其北境已奪三十三城乞兵救援故遣元振等經略之

顯慶元年三月先是百濟發兵伐新羅新羅拒戰破之殺三千餘人至是新羅王金春秋遣使來告捷十二月吐蕃大將祿東贊率兵一十二萬擊白蘭氏苦戰三日吐蕃初敗後勝殺白蘭千餘人屯軍境上以侵掠之
龍朔中吐蕃欽陵與吐谷渾不和迺相表奏各論曲直國家依違未爲與奪吐蕃怨怒遂叛以兵臨吐谷渾告急高宗令將薛仁貴郭待封等率衆十餘萬伐之軍至大非川爲欽陵等所敗遂滅吐谷渾

麟德二年閏三月疎勒弓月兩國共引吐蕃之兵以
侵于闐詔西川都督崔知辯及左武衛將軍曹繼叔
率兵救之

玄宗開元八年七月南天竺國王尸利那羅僧伽摩
請以戰象兵馬討大食及吐蕃仍求有以名其軍制
玄宗嘉之名爲懷德軍

十四年契丹落刺史普固都及將軍颺哥皆獻戎捷
授固都將軍颺哥郎將各賜帛百疋放還蕃

德宗貞元七年九月迴鶻遣使獻敗吐蕃葛祿於北
庭所捷及其俘畜先是吐蕃入靈州及爲迴鶻所敗

夜焚攻城之械而退

十二月甲午迴鶻遣殺支將軍獻得吐蕃俘大首領
尚結心帝御延喜門觀之

十年正月南詔蠻異牟尋大破吐蕃於神川使來獻
捷初吐蕃因北庭與迴鶻大戰死傷頗衆乃徵兵於
牟尋須萬人牟尋既定計歸我因其徵兵以襲之乃
陽示寡弱謂吐蕃曰蠻軍素少僅可發三千人吐蕃
少之請益至五千乃許牟尋遽遣兵五千人戍吐蕃
乃自將數萬踵其後晝夜兼行乘其無備大破吐蕃
於神川鐵橋遣使告捷且請韋臯使閱其所虜獲及

城堡以取信焉

三月西川節度使韋臯奏南詔異牟尋擊破吐蕃拔鐵橋已來城壘一十六擒其王五人降其衆十萬餘

口

憲宗元和四年九月豐州奏吐蕃萬騎至大石谷掠奪廻鶻之還國者

文宗太和五年九月豐州刺史李公政奏黨項於黑山劫掠歸國廻鶻差兵馬使僕固全等七人爲賊射殺

七年三月巳酉安南奏蠻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於界

內金龍洲下營當管生獠國出兵殺賊千餘騎赤珠

落國亦出兵助討

開成三年八月甲辰安南奏得驩州狀申水真獵國

差王子領兵馬攻伐環王國今差兵士赴驩州防遏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七月幽州奏偵得阿保機東攻

渤海

九月庚戌有自契丹部降者上言女真廻鶻黃頭室

韋合勢侵契丹召北部酋長禦捍

四年正月北面招討使李紹真奏北來奚首領云契

丹阿保機寇渤海國

冊府元龜 交侵

卷之九百九十五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四十一

鞮譯 納質 責讓

鞮譯

王制云東曰寄南曰象西曰狄鞮北曰譯此盖王者居域中之大享四海之富莫不來遠人懷殊俗乃傳此徒通八蠻之言語導外臣之嗜欲所以其心上達

冊府元龜 外臣部

卷之九百九十五

我澤下降至於飲食必豐衣服必美或錫之冠帶或授之印綬故得迴面內向欣戴皇仁楛矢東來白狼西入獻彼犀象發為詠歌皆繇此道也

周公居攝三年越裳以三象胥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故周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論說焉

秦始皇時匈奴單于北徙十有餘年姓蠻鞮氏蠻音力金

切鞮音下奚切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撐音田庚切匈奴謂

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

漢武帝元鼎五年平南越置交阯郡凡交阯所統雖

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

成帝建始中復株系復音服系音力追切若鞮單于立匈奴謂

孝為若鞮自呼韓單于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謚為

孝慕之王其子復株系以下皆稱若鞮南單于以下

直稱鞮也

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

存口授浮屠經浮屠正號曰佛陀與浮屠聲相近皆

西方言其來轉為二音華言譯之則謂淨覺言滅穢

成明道為聖悟服其道者相與和居治心脩淨行乞

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
胡言也僧譯為和命衆桑門為息心比丘為行乞所
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克道備勤濟
萬物也

王莽建國元年遣五威將軍王駿等六人授匈奴單
于印綬單于佐姑夕侯蘇為譯

後漢明帝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上疏言曰狼王唐
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臣輒令詳其風俗譯其辭

語遣從事史李陵護送詣闕事下史官錄其歌并載
夷人本語為注其一曰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居

提官 隗權 與天合意 魏晉 踰槽 吏譯平端 岳譯 劉屏 不從我來 旁莫 支留

聞風向化 徵衣 隨攘 所見奇異 知唐 柔艾 多贈繒布 邪毗 維繡 甘美

酒食 推澤 攸遠 昌樂肉飛 招拒 蘇便 屈伸悉備 局后 仍離 蠻夷貧薄

無所報嗣 莫支 度壽 願主長壽 陽維 僧鱗 子孫昌熾 莫釋 兩存

其二曰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 儂讓 反日 日入之部

且交 陵借 慕義向化 繩動 隨旅 歸日出主 落且 棟雉 聖德深恩 亞德 渡諾

與人富厚 魏菌 渡光 冬多霜雪 紆邪 流藩 夏多和雨 作邪 尋螺 寒温

時適 藐滯 汜離 部人多有 園橘 邪推 涉危歷險 辟危 歸險 不遠萬里

去俗歸德 術疊 附德 心歸慈母 仍落 孳模 遠夷懷德歌曰

荒服之外 荒服 之儀 土地境壅 犁藉 憐二 食肉衣皮 坐蘇 邪犁 不見



鹽穀莫礪 麤沐吏譯傳風因譯 傳徵大漢安樂是漢 夜拒攜負歸仁

蹤優觸冒險陔雷折 險龍高山岐峻偷狼 藏撞緣崖磻石扶路 側祿

本薄發家息落 眼淫百宿到維理瀝 髮維父子同賜捕茫 齒毗懷抱

匹帛懷橐 匹漏傳告種人傳宣 呼軟長願臣僕陵陽 臣僕

和帝永元六年永昌郡徵外敦恐乙王莫延慕義遣

使譯獻犀牛大象

九年徵外蠻及禪國王雍繇調禪音 擅遣重譯奉國珍

寶

靈帝熹平二年日南徵外國重譯貢獻

晉惠帝元康中有胡沙門支恭明譯佛經維摩法華

三本前凉張重華鎮凉州天竺國重四譯來貢樂器

后秦姚興時有胡沙門鳩摩羅什為興所敬於長安

草堂寺集義學八百人重譯經本羅什聰辨有淵思

達東西方言北凉沮渠蒙遜鎮凉州時有蜀賓沙門

曇摩讖與沙門智嵩等譯涅槃諸經十餘部

梁高祖普通二年新羅王募秦始皇遣使隨百濟奉獻

其俗呼城曰健矣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

亦中國之言郡縣也語言待百濟覆通

後魏道武時太史令晁崇弟懿以善北人語內侍左

右為黃門侍郎是時孺孺社崙自號豆代可汗豆代

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魏言皇帝也社崙卒立其弟斛律號謁苦蓋可汗猶魏言姿質美好也斛律卒立其季父僕渾之子大檀號牟汗紇升蓋可汗猶魏言制勝也大檀卒子吳提立號處可汗猶魏言唯言神聖也吳提卒子吐賀真立號處可汗猶魏言唯也吐賀真卒子予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魏言惠也予成卒子豆崙立號伏名敦可汗魏言聳也豆崙卒立其叔父那蓋號候其代庫者可汗魏言悅樂也那蓋死子伏圖立號他汗可汗魏言緒也伏圖爲高車所殺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代可汗魏言彰制也

醜奴卒立其弟阿那環奔魏國人推娑羅門爲主號彌偶可社句可汗魏言安靜也

明元時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歷二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江南更與天竺禪師跋陀羅辨定之跋陀羅共沙門法業重加釋撰獻文時中散呂文祖以舊語譯注皇誥辭義通辨孝文時羽林監孟威以明解北人之語勅在注作以備推訪

北齊後主武平末侍中劉世清能通四夷語爲當時第一後主命世清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遣突厥可

汗勅中書侍郎李德林為其序

隋高祖開皇十四年新羅王真王遣使貢方物新羅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為邦方為孤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不與馬韓同焉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三月流鬼國遣使余志重三譯朝貢

玄宗開元中安西都護蓋嘉惠撰西域記云堅昆國人皆赤髮綠睛其有黑髮黑睛者則李陵之後故其人稱是都尉苗裔亦有繇然又今改稱紇圻斯者亦是北夷舊號臣寮國史叙鐵勒種類云伊吾以西焉

昔以北旁白山則有契弊烏護紇骨等其契弊則契秘烏護則烏紇也後為廻鶻其紇骨即紇圻斯也繇是而言蓋鐵勒之種嘗以稱紇骨矣其轉為黠戛斯者蓋夷音有緩急即傳譯語不同其或自稱黠戛斯者語急而然耳訪於吏譯云黠戛斯是黃頭赤面義即似為廻鶻所呼今使者稱自有此名未知孰是安祿山解六蕃語為玄帝牙郎

代宗寶應元年加冊廻紇可汗為登里頡咄登密施含俱錄英義逮加毗伽可汗加冊可敦為婆墨光親

麗華毗伽可敦

頡咄華言社稷法用登密施華言到竟含俱錄華言婁羅毗伽華言足意

知婆墨華
言得憐

唐德宗貞元八年驃國王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詔重
譯來朝華言謂之驃自謂突羅成閻婆人謂之徒里
拙

文宗開成元年五月勅應邊州今置譯語學官掌令
教習以達異意

後唐李存信惠黠多數會四夷語別六蕃書善戰識
兵勢初為獻祖親信

晉康福善諸蕃語初仕後唐明宗視政之暇每詔入
便殿諮訪時之利病福即以蕃語奏之樞密使安重

誨惡焉嘗面戒之曰康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福懼
周世宗顯德末占城國遣使朝貢所貢表文于貝多
葉簡以香木其言譯之方諭其意

納質

夫四夷稱臣納子為質其來久矣自漢氏建元之後
窮兵黷武開拓提封北逐匈奴南誅閩粵由是百蠻
懾伏厥角稽顙或內向而請吏或遣子於宿衛武力
之盛振古莫傳然而國帑虛竭生民減半復何補哉
雖後世相公或遵前制豈惟質其種裔習我華風而
又降其部落布之內地暨為害之深也則五胡亂於

西晉朱耶橫於唐季六月之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

漢武帝建元六年南粵王胡爲閩粵王郢所攻漢爲興師討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乃興兵誅閩粵死亾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胡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嬰齊嗣立遣子次公入宿衛

元光中大行王恢佐從驃侯趙奴虜樓蘭王樓蘭旣降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

立之質子聳坐漢法下蚕室官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

太初四年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更立貴人昧察爲宛王及貳師將軍之東

旋車東出

諸所過小國聞宛

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爲質焉歲餘宛貴人殺昧察立故宛王母寡弟蟬封爲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鎭撫之

宣帝五鳳四年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甘露元年正月遣子右賢王銖樓渠堂入侍邽支單

于亦遣子右大將駒子利受入侍

元帝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遣衛

司馬谷吉送之

成帝建始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子死子雕陶莫臯

立為復株系若鞮單于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諸屠奴

侯入侍

是時康居亦遣子侍漢史失其年

鴻嘉元年復株系單于死弟且麋胥立為搜諧若鞮

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胸留斯侯入侍

元延元年搜諧若鞮單于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

鞮單于遣子右於駱仇揮王烏夷當入侍

綏和元年車牙若鞮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

留若鞮單于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

二年匈奴侍子右股奴死歸葬遣子右於駱仇揮王

稽留昆入侍

哀帝元壽二年匈奴單于來朝帝遣侍子稽留昆隨

單于去到國

平帝元始初單于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

婦入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

侍是時帝幼大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

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

說讀曰悅以此事取悅於太后

廼風單于

風讀 日諷 令遣王昭君女須卜若次云入侍 云者其女名 太后

所以賞賜之甚厚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一年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

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

外事乃還其子也

一云車師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

二十五年三月南單于遣子入侍

明帝永平十六年春奉車都尉竇固出酒泉破呼衍

王天山

呼衍匈奴王號天山即祁連山一名雪山在伊州北

留兵屯伊吾盧城

明年春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侍

西域自絕六十載後復通焉

十七年戊巳較尉耿恭屯後王部金蒲城

金蒲城車師後王城

廷也金廷州蒲昌縣

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願遣

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

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懼前

後王並遣子入侍

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里

六年西域都護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斬其王自是西

域降服納質者五十餘國

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令止烏桓

較尉所居窳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两部質館

築館以受

降質 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子入質

順帝永建五年疏勒國王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

使俱詣闕貢獻

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焉耆王遣子入侍

晉武帝太康元年八月車師前部遣子入侍

四年八月鄯善國遣子入侍假其子歸義侯

六年十月龜茲焉耆國遣子入侍

後魏太武正平元年車師國王遣子入侍是時狄道

人李寶初欲謀歸款令其子承隨表入質帝深相器

異禮遇甚優賜爵姑臧侯

孝文太和十五年詔立高句麗王雲又詔雲遣世子

入朝雲上書辭疾遣其從叔子隨使詣闕

唐玄宗開元二年二月壬寅新羅王子金守忠來朝

留宿衛賜宅及帛以寵之

是年閏五月戊寅詔曰我國家統一寰宇歷年滋多

九夷同文四隩來暨夫其襲冠帶奉正朔顛顛然嚮

風而慕化列於天朝編於屬國者蓋亦衆矣我則潤

之以時雨炤之以春陽淳德以柔之中孚以信之玄

風旣同群物茲遂莫不自天壤窮海域厥角以請吏

執贄以來庭皇唐之德於此爲盛今外蕃侍子久在

京國雖威惠之及自遠畢歸而羈旅之志重遷斯在

宜命所司勘會諸蕃充質宿衛子弟等量放還國契

丹及奚延通質子並即停追前令還蕃首領等至幽州且住交替者即旋去朕欲以鳥獸咸若華戎俱泰來則納其朝謁之禮去則隨其生育之心推我至誠崇彼大順含私之施德莫厚焉

十五年契丹遣首領諾括來送質子并獻方物

代宗大曆九年二月辛卯渤海質子大英俊還蕃引

辭于延英殿

德宗貞元七年八月渤海王遣其子太貞幹

一作來真幹

朝請備宿衛

憲宗元和元年十一月放宿衛新羅質子金獻忠驥

本國

十五年二月新羅質子試太子中允賜紫金魚袋金士信奏臣本國朝天二百餘載嘗差質子宿衛闕庭每有天使臨蕃即充副使轉通聖旨下告國中今在城宿衛質子臣次當行之

文宗開成元年新羅王金景微遣其子義琮來謝恩兼宿衛二年四月放還蕃是年十二月新羅國質子試光祿卿紫金魚袋金允夫進狀稱本國王命臣入朝充質二十六年矣三蒙改授試官再當本國宣慰及冊立等副使准往例皆蒙特授正官遂授武成王

廟今

晉高祖天福三年八月青州王建立奏高麗國宿衛質子王仁翟乞放歸鄉里可之

責讓

夫要荒之服聲教攸暨天子有守在四夷之道春秋著疆以天下之法故威讓之命所以懲其不貢文告之辭所以譴其不庭惟制御之多方在羈縻而勿絕若乃象胥是設言語既通使者載馳要領斯得而乃陸梁負約桀驁渝盟鼠首多疑狼心肆志或自相殘孽或敢行侵叛憫其類之所愬慮我邊之有聳錄是

布之言令昭以刑德示曲直之旨諭誅賞之意故有革心改圖厥角謝罪者矣

漢武帝太初中樓蘭王遣一子質漢一子質匈奴後

貳師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

因樓蘭候漢使后過者欲絕勿通軍正任文將兵屯

玉門關為貳師後距後距者居捕得生口知狀以聞

帝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關簿責王以文簿

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

居漢地帝直其言遣歸國

宣帝時賜烏孫大吏大祿大監金印紫綬使尊輔大

昆彌星靡星靡死子雌栗靡立為小昆彌後未振將使人刺殺之漢責大祿大吏大監以雌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

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音 爇 二切入匈奴界

寇盜匈奴擊敗之卑援音 速恐遣子越遂為質匈奴

錄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較尉公乘

音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音 速質子單于受

詔遣歸

後漢順帝永和中南匈奴左部勾龍王吾思居細等背叛中郎將梁並等擊破之天子遣使責讓單于開

以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

隋高祖開皇六年契丹諸部相攻擊久不止又與突厥相侵高祖使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顙謝罪

十七年賜高麗王湯璽書曰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奠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

使人歲嘗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鞅鞞固禁契丹諸蕃頓顙為我臣妾

忿善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大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

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修理兵器意欲不減恐有外
聞故爲盜竊時命使者撫慰王蕃本欲問彼人情教
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
無聞見有何陰惡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
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姦謀動作邪說心在不賓
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
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寧自猜疑寧遣使人密覘消
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繇朕訓導不明王之愆
違一已寬恕今日以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
正之典自化爾蕃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

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爲朕臣今若
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否王若酒心
易行率繇憲章卽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也昔
帝王作法仁信爲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
俱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勿加兵自餘蕃國謂朕何也
王必虛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懷異圖往者陳叔
寶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
前後誠勅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
恠狂驕傲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往來不
盈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久

安人臣胥悅聞王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爲陳滅賞王不爲陳存樂禍好亂何爲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有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繇多力慇懃曉示許王自新耳宜體朕懷自求多福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二月旣破薛延陀是月延陀使者辭還太宗謂之曰語爾可汗延陀爲大突厥爲小爾責突厥羊馬又勒首領侍衛我今最處尊大亦須徵發於爾我旣不爲爾安得妄作爾云突厥部數竊

羊馬犬鼠之盜何國無之執而加罪足以懲誠豈得將兵踰漠違負要約耶我國家西越昌海東踰遼澤緣邊州郡列屯將士亦猶延陀有四面可寇至便擊朔州道總管爲大度設引兵欲入長城輕軍往問會無報荅控弦馳突輕我師衆致此狼狽爾誠自取我邊方馬士一麾雲集今青山甲卒未盈三千斬將擐旗猶能若是舉措利害爾當自思

二十年十月壬申詔曰高麗餘燼謂能悔禍故遣停兵全其巢穴而覓頑戍性殊未革心前後表聞類多不實每懷詭誕罪極難宥見朕使人又虧蕃禮所令

誨云莫擾新羅口云從命侵凌不止積其姦惡嘗苞禍心蓋天攸棄豈宜馴養自今已后勿聽朝貢

高宗時吐谷渾爲吐蕃擊走投涼州請附內地吐蕃大臣祿東贊亦屯兵於青海之地遣使人諭仲琮入朝上表稱吐谷渾之罪仍請和親高宗不許之遣左衛郎將劉文祥使于吐蕃降璽書以責讓之

德宗貞元十三年正月吐蕃贊普遣使農索昔齋表請修和好邊將以聞德宗以其豺狼之心數負恩背約不受表狀任其使却歸

武宗會昌四年十月賜黨項詔曰自爾祖歸款國家依附邊塞爲我赤子編于黔黎牛馬蕃孳種落殷盛不侵不叛頗効信誠比聞邊將不守朝章失于綏緝因緣微斂害及無辜念爾遠人莫知控告特命朕之愛子實總元戎所冀群帥聽命而不敢自專諸部懷寃有所披訴奉我憲令以保和寧如聞莫顧恩私遂懷憑恃攘奪不避于官物驅掠罔憚于中人擅用甲兵恣行攻劫豈有朝廷內地輒此鴟張道路阻艱商旅殆絕朕便欲詔命諸鎮同力勦除深慮玉石難分善惡同弊今再爲條制各使得宜却令節將指揮許其處斷如事有寃濫政乖公平並遣巡院奏聞朝廷

必與申理如或不知恩貸猶敢猖狂國有典章必難容捨故茲曉示當體朕懷初黨項自貞觀五年詔開河曲地為六十州內附者三十萬口有大酋長拓拔赤詞者與諸首領歸款朝廷以為松州都督賜姓李氏自是從大積石山已東並為中國之境歲來朝覲及武宗即位以破迴鶻之衆塞上紛擾慮邊將統押不得威重故以皇子德王愕遙鎮朔方道節度充管押西北諸蕃部落使時曾遣中使宣撫或為戎騎所掠故有是詔戒之

後唐莊宗初為晉王天祐十四年二月新州編將盧文進殺其帥李存矩叛投契丹寇我新州先是契丹阿保機當武皇時屢盟於雲中面相約束款塞交歡義為弟兄急難相救彼無侵苦至是容納叛臣渝盟犯塞使讓之曰畫野離疆雖有華戎之別惟忠與信不違蠻貊之邦契丹王氣稟貞剛心懷仁義為天山之貴族據玉塞之雄藩恩加辮髮之鄉威警控弦之俗往者降情修好款塞通盟各守封疆交陳贄幣錦車使者聳馳問遺之書牙帳賢王頗識會同之禮關山無事風馬有歸青塚路邊罕有射鵰之騎受降城北更無遺鏃之憂永保初終不渝信誓近者盧文進

潛圖克逆苟避誅夷苞姦蘊惡之情何方可保有父
有君之國皆所不容契丹王未始苞藏專聽誑惑黨
一夫之罪惡絕兩國之歡盟縱彼犬羊窺吾亭鄣徒
封牛耳難保獸心輒將左袵之徒幸我中原之利見
蒐兵甲決戰西樓暫勞車騎之師佇見橐街之首

冊府元龜終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 參閱

西極文翔鳳 訂正

豫章黃國琦 較釋

外臣部 四十一

狀貌 技術 勇鷲 悖慢 怨懟

殘忍

狀貌

夫戎狄蠻夷各處其極東西南北咸有所稟豈惟嗜
慾不同抑亦形貌有異蓋天意所以分夷夏別族類

也或自傳譯狀彼酋帥或因朝貢驗彼使人良史存之亦圖式之盛也

夏禹時汪罔氏之君曰防風氏禹致群臣於會稽山

防風氏後至殺而戮之防風氏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其節專

車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檀也

周頃王時鄭瞞國君長狄僑如防風之弟兄三人佚

宕中國佚猶更也瓦石不能害肌膚堅強瓦石打摘不能虧損叔孫得臣

最善射者也射其目一云富父終甥搆其侯以戈殺之身橫九畝廣

步長百步為一畝九畝五丈四尺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兵車之軾高三尺三

尺三

漢武帝時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休音許明切屠音儲磾音低

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

晉吐谷渾之子吐延身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羗虜憚

之號曰項羽

梁毗騫國王身長丈二頸長三尺自古以來不死南

方號曰長頸王國

後魏光城蠻田益宗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畧貌狀舉

止有異嘗蠻

北齊突厥木可汗俟斤狀貌奇異面廣尺餘其色赤

黃眼若琉璃

後周突厥燕都狀貌多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赤眼若琉璃

隋文帝時突厥葉護可汗長願僂背眉目踈朗

唐太宗貞觀中以阿史那思摩為利苾可汗建牙於

阿比思摩者頡利族人始畢處羅以其貌似胡人

不類突厥非阿史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世嘗為夾

畢特勤終不得典兵

高宗顯慶四年蝦夷國遣使人朝其使鬚長四尺

龍朔三年百濟西部人黑齒嘗之來降嘗之長七尺

餘驍勇有謀畧

德宗時吐蕃徐舍人為大將身長六尺餘赤髮大目

技術

夫究技術之妙所以事於上通方術之旨所以濟乎

物中古而下代有其人若乃生蠻貊之邦稟雋異之

氣性識聰悟講習精篤或作為幻戲或研覈星曆或

餌藥以養命或鑄金而擅譽以至留神書畫玩志博

奕莫不幸止中國盛一時之觀聽者焉

漢西域大宛諸國武帝時有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

以黎軒眩人獻於漢

眩讀為幻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

烏弋山離人善眩

讀眩為幻

後漢揮國安帝永寧初遣使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海西人海西卽大秦

唐婆羅門方士郡羅延婆婆寐自言壽二百歲有長生之術太宗深加禮待館之於金鷄門內造延年之藥

蜀賓國王葛邏達支特勒玄宗開元七年遣使獻天文經及秘要藥方

吐火羅國支汗那王帝賒開元七年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閣其人智專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

慕閣親問臣等事意諸教法知其人如此之藝能望請令共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其長男

吉獵顛

倭國以德宗建中初遣大使真人興能自明州路奉表獻方物風調甚高善書翰其本國紙似蚕繭而緊滑人莫能名

日本國以宣宗文中二年遣王子來朝王子善圍碁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揪玉局冷暖玉碁子盖玉之蒼者如揪木色冷暖者言冬溫夏凉人或過說非也時王子至二十三下師言懼辱

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縮臂數四竟
 伏不勝回謂禮賓曰此第幾手也禮賓曰第三非其
 第一手也王子曰願見第一手禮賓曰勝第三可見
 第二勝第二可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者其可乎王
 子撫局歎曰小國之一不敵大國之三信矣
 後唐契丹東丹王歸中國明宗賜姓名贊華尤好畫
 及燒金鍊汞之術始泛海歸朝載書數千卷自隨樞
 密使趙延壽每求假異書及醫經皆中國無者
 求泰王兀欲即東丹之長子也後改名聿好行仁惠
 善丹青尤精飲藥

勇鷲

夫蠻夷戎狄其俗不同桀鷲荒獷所稟亦異殺伐為
 事爭奪為功莫不以材力相先鷲勇相尚角騎射之
 工競馳逐之利名出種族氣凌部落又豈知仁義為
 善哉
 漢匈奴冒頓頭曼莫切單于太子初質於月支而匈奴
 急擊月支月支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
 曼以為壯令將萬騎
 烏桓豪人扶漵官勇健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
 率眾君西西羌無弋爰劔曾孫恂子研至豪健故羌

中號其後爲研種從爰劔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爲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爲種號

後漢句驪王宮勇壯數犯邊境

大餘王其先北夷索小離國王侍兒見天上有氣大如鷄子來降因以有身生子名曰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欲殺之因走至夫餘而王焉

魏高句麗王位宮其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害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

位宮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

鮮卑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有子投鹿侯歸惟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電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長之投鹿侯因不信妻乃語家令收養焉號檀石槐長大勇健智畧絕衆年十四五異部大人卜賁邑鈔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策騎追擊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繇是部落畏服施法禁曲直莫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

烏凡蹋頓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

亾命以雄百蠻
晉吐延吐谷渾之子也性倣儻不群嘗慷慨謂其下
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並
驅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竄窮山隔在
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麋鹿
同群死作氈裘之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性
猜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爲羗酋姜聰所刺劔猶在
其身謂其將紇拔泥曰豎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先
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羗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後
善相葉延速保白蘭言終而卒

宋突厥攝圖一號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
獵於掌代之間畧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齎尾舌以獻

又云攝圖才吾之子長而
且雄國人皆知莫敢拒者

唐馮盎高州良德人代爲本郡太守領武德初廣新
二州賊帥高法澄況寶徹等並受林士弘節度殺害
隨官盎率兵擊破之旣而寶徹兄子智臣又聚兵於
新州自爲渠帥盎趨往之兵交盎却兜鍪大呼曰爾
等頗知我否賊多棄戈肉袒而拜其徒潰擒寶徹智
臣等嶺外遂定貞觀中羅賓諸洞獠叛詔令盎率部
落二萬爲諸軍先鋒時有賊數萬屯據險要不可攻

通盜持弩語左右曰盡吾此箭可知勝負連發七矢而中七人賊退走因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
馮智載高州都督益之子也少有籌畧撫衆得其效死川洞酋師多願隸之大業末隨父至雒陽仍領本鄉驍果宿衛及江都難作智載結其所部逃還是時群盜蜂起嶺嶠路絕智載具戰所向無前至高涼俚師推之以爲謀主尋而益至拒守者不之前智載就迎乃獲進
廻紇菩薩勁勇有膽氣每對敵臨陣必身先士卒西突厥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

晉高麗國王王武勇而多力能伸屈鉄鈎

悖慢

傳云夷蠻要服戎狄荒服要服者貢荒服者王古之制也逮漢而降夷狄寢驕種類滋蕃悍驚難制其有穹廬之長椎髻之豪懷之以文而不實和之以親而不庭要之以盟而無信餌之以貨而無厭或肆用桀心專圖存食亾蕃服之禮任忿驚之性不式戎索踞俟王臣雍闕遠人誘納亾命爲抄掠之患形褻慢之辭故聖王畜之若鳥獸毆之若蟲蟲示之以威武接之以禮讓羈縻而不絕者誠制御之遠畧也

漢尉他為南越王高祖以中國初定使陸賈賜尉他

印賈至他推 音 旻踞見賈

匈奴單于武帝征和四年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

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

與漢闔大關取漢女為妻閭讀烏 闕同 歲給遺我麩酒萬

石稷米五千斛以葉為酒味尤 亂稷粟米也 雜繒萬疋它如故約

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

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

使者曰然廼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

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爾

孰與昂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嘗妻後母禽獸行也

單于留使者三歲乃得還

朝鮮王衛滿傳子至孫右渠蒲死傳子子傳孫 右渠者其孫名也 所誘

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

又雍闕弗通辰謂辰韓之國 也雍讀曰雍

罽賓國武帝時始通其王烏頭勞自以絕遠漢兵不

能至數剽殺漢使剽切也音 頻妙切

烏孫昆莫居西域武帝時令張騫齎金幣往賜見騫

如單于禮昆莫自比 於單于 騫大慙謂曰天子致賜王不拜

則還賜還賜謂將賜 物還歸漢也 昆莫起拜其它如故

南夷且蘭君武帝時南粵反帝使馳義侯因犍為發

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恐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

虛而旁國來寇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

郅支單于既殺漢使谷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

強遂西奔康居康居三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子

康居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倚音於綺切

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畧民人毆畜

產毆與驅同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

郅支單于且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

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

賴水中支解謂截其四肢也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

歲乃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胡廣云康居此可一千里

有國各奄蔡一名合蘇然則闔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嘗所獻遺之物遺弋季切不敢不予

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死尸也郅支困辱使

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屈顧歸計疆難

遣子侍故為此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

樓蘭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嘗主發導負

水儋糧送迎漢又數為吏卒所寇徵艾不便與漢通

艾讀日後復為匈奴反間間音居數遮殺漢使

唐居成帝時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

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役使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訖竟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飲音盡禁切啗音徒濫切故為所省以夸旁國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

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言

于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為高自宜歸其侍子絕勿復言

以事漢為太平而欲改志也使不通使令其國也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

南匈奴單于以光武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南匈奴單于與共連兵復權立盧芳使人居五原帝初平

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諷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

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比肩頓對使者辭語悖慢

南齊太祖建元一年芮芮王遣使貢獻貂皮雜物與

帝書欲伐魏謂帝足下自稱吾獻獅子皮袴褶皮如

帝書欲伐魏謂帝足下自稱吾獻獅子皮袴褶皮如



虎皮色白毛短時有賈胡在蜀見之云此非獅子皮
乃扶拔皮也
隋倭國王多思此煬帝大業三年遣使朝貢使者曰
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
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
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
禮者勿復以聞
唐突厥始畢可汗高祖舉義兵遣兵助軍及平京師
自恃其功益驕踞前後賞賜不可勝紀其使者至長
安頗多橫恣帝以中原未定每優容之

突厥頡利初嗣立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
國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畧每優容之賜與
不可勝計頡利言辭倜傲求請無厭
吐蕃以貞觀中遣使求婚太宗未之許及破土谷渾
諸羗乃率其衆二十餘萬頓於松州西境遣使貢金
甲云來迎公主又謂屬曰若大國不嫁公主於我卽
當入寇遂進攻松州
龜茲王伐疊貞觀中臣於西突厥安西都護郭孝恪
來伐焉耆龜茲發兵援助自是職貢頗闕伐疊死其
弟訶黎布失畢代立漸失蕃禮

朱邪孤注以高宗永徽二年殺招尉使果毅都尉單道惠而與賀魯連和

突厥默啜以中宗神龍二年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言帝以思言對賊不屈節特贈鴻臚卿

吐蕃以玄宗開元中自恃兵強每通表疏求敵國之禮言詞悖慢帝甚怒之

迴紇以肅宗寶應三年閏正月己酉夜十有五人犯金日光門突入鴻臚寺門司不能禁

迴紇登里可汗毗伽闕可汗少子也代宗初卽位以史朝義尚在河維遣中使劉清潭徵兵於迴紇乃以

雍王爲兵馬元帥以殿中監樂子昌與前朔方節度魏瑁爲左右廂兵馬使以中書舍人韋少華充元帥判官兼掌書記給事中李進兼御使中丞充元帥行軍司馬東會迴紇時迴紇營於陝州黃河北雍王領子昂等從而見之可汗責雍王不於帳前舞蹈禮倨子昂辭以元帥是嫡孫兩宮在殯不合有舞蹈迴紇宰相及車鼻將軍庭詰曰唐天子與登里可汗約爲兄弟今可汗卽雍王叔叔姪有禮數何得不舞蹈子昂苦辭以身有慘禮不合行人報云元帥卽唐太子也太子卽儲君也豈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前舞

踏相拒久之車鼻遂引子昂李進少華魏琚各榜楯一百少華琚一日而死以王少年未諳事放歸本營吐蕃以代宗大歷二年十一月遣其首領論立界和蕃使薛景仙來朝景仙奏曰臣見吐蕃贊普于延葛川語臣云請以鳳林關爲界帝不答迴紇以大曆六年正月於鴻臚寺擅出坊市掠人子女所繇官禁止反怒毆以三百騎犯含光門朱雀門是日皇城諸門盡閉帝使中使劉清潭宣慰乃止七年七月癸巳擅出鴻臚寺入坊市強逐長安縣令邵說於含光門之街奪說所乘馬去而說脫身避走所

繇不能禁九年九月壬寅鴻臚寺迴紇擅出寺白晝殺人所繇禽之特詔免罪又十年九月戊申迴紇白晝刺人於東市人執之拘於萬年縣其首領赤心聞之自鴻臚寺馳入縣獄劫囚而出砍傷獄吏渤海以憲宗元和二年進奉端午使楊光信逃歸潼關吏執以至鞠於內仗點憂斯以武宗會昌初破迴紇自稱李陵之後與國高姓令達干等十人送太和公主至塞上烏介途遇點憂斯使達干等並被殺太和公主却歸烏介可汗乃質公主同行南度大磧至天德界奏請天德城與

公主居

怨懟

夫戎狄無厭本乎桀驚之性國家有道存夫羈縻之方然而恃險與遠財利是顧制御或失驕慢遂滋揚言怨尤輕背約束大即寇盜如故小亦偃蹇自恣斯蓋蠻貊之嘗態邊塞所預防者也

漢南粵云尉陀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陀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鬲絕器物鬲與隔同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陀乃自尊號為南粵武帝

匈奴郅支單于宣帝時郅支以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歸

是遂西破呼偁堅昆下令

呼偁小國名在匈奴北備起利切令音零兼三

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

匈奴烏珠留若鞮單于漢末王莽奏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諷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厚賞單于從之後莽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詔令上故印綬單于遂解故印綬授漢使受新印綬不辨視印飲食至夜乃罷漢

使陳饒謂諸將帥曰單于如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詞說所能拒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乃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人求故印漢使示以故印匈奴求稅烏桓不得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寇擊諸國莽於是分匈奴爲十五單于

後漢莎車國王賢遣使貢獻請都護光武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爲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燉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繇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

匈奴建武中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爲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繇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畧鈔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

唐南詔蠻高宗時其渠帥來朝其後孫閣羅鳳立襲雲南王時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使張虔陀爲雲南

太守仲通福急虔陀又遣人罵辱之羅鳳忿怨因攻
圍虔陀殺之自是閻羅鳳北臣吐蕃

默啜則天時冊立為特進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
國可汗初高宗咸亨中突厥諸部來降附者多處之

豐勝靈夏朔代等州謂之降戶默啜至是又索降戶
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兼請農器種子則天初不許默

啜大怨言辭甚慢
尸利佛誓國王渤順玄宗開元十年遣使獻表論邊
吏凌侮言甚切至

迴紇以代宗大曆之後恃功屢遣使督和市繒帛十

三年寇太原德宗即位使中官梁文秀告哀且修舊
好可汗移地不為禮

德宗建中二年十二月入蕃使判官嘗魯與吐蕃使
論悉諾羅等至自蕃中初至蕃魯與其使崔漢言曰

來勅云所貢獻物並領訖今賜外甥少物信至領取
我大蕃與唐國舅甥爾何得以臣禮見處又所欲定

界雲州之西請以賀蘭山為界其盟約請依景龍二
年

吐蕃尚結贊德宗貞元中陷夏州簡較左庶子兼御
史中丞崔澣為入吐蕃使澣至鳴沙與尚結贊相見



詔問其違約陷鹽夏州之故對曰本以定界碑被牽
倒恐二國背盟相侵故造境上請修舊好又蕃軍頃
年破朱泚之衆於武功未獲酬償所以來爾

殘忍

慘毒安忍疾之已甚桀鷙荒獷死而不弔其有族類
斯熾威儀罔攝天資狡惡不嘗喜怒甚者滅親以自
立次乃虐衆以求附聚封割而爲樂肆焚灼而逞志
芥視老弱獸飲膏血服習凶器暴殄天物間以小怒
亦成淫罰中國所以懲禦備守蓋謂此也

漢匈奴冒頓單于爲太子時作鳴鏑

音嫡 髡箭也 髡音呼交功 習

勒其騎射

勒其所部騎 皆習射也

今日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

斬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
自射善馬左右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
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

匈奴握衍胸

音

鞮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單

于時用事貴人邢未央等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
附

魏高句麗王位宮生而日開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大
果凶害數寇鈔國見殘破

晉林邑王文以前王范逸妻妾悉置之高樓從已者

納之不從者絕其食永和三年率眾攻陷日南太守
夏侯覽以尸祭天

隋吐谷渾王呂夸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其太子而
殺之其後太子懼見廢辱遂謀執呂夸而降請兵於
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引請將兵應之上不許太子
謀洩為其父所殺

唐竇王吐蕃贊府姓不夜名器宗弄讚太宗時為其
君長用刑嚴峻喜怒無嘗每月異國賓客驅野馬犁
牛於前弄讚馳以劍斬之首墜於前側用以為歡
突厥可汗默啜則天時攻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燒

百姓廬舍虜掠男女無少長皆殺之則天乃立廬陵
王為皇太子克河北道行軍大元帥軍未發而默啜
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從五迴道而去
所迴殘殺不可勝紀

迴紇登里可汗代宗即位初助國討史朝義既至東
京以賊界肆行殘忍士女懼之皆登聖善寺及白馬
寺二閣以避之迴紇縱火二閣傷死者計萬累旬火
不滅

後唐契丹東丹王歸中國明宗賜姓李名贊華嚴刻
馭下姬僕小有過者即挑目火灼妻夏氏畏其慘毒

册府元龜 卷之九十九

